

一本明神宗万历皇帝“时加披阅”的古代诗文集
一个在中国失传近四百年，却在韩、日被当做教科书的文学选本
一道中国传统文化在东亚传播、接受、发展的绚丽景观

详说

古文真寶

〔宋〕黄坚 选编 熊礼汇 点校

大全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感谢武汉大学汉语言文学典籍整理研究中心对
《详说古文真宝大全》整理研究、出版的资助

详说

古文真寶

〔宋〕黄坚 选编 熊礼汇 点校

大全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详说古文真宝大全/(宋)黄坚选编,熊礼汇点校. —长沙:
湖南人民出版社,2007.7

ISBN 978-7-5438-4908-2

I. 详... II. ①黄... ②熊... III. 文学-作品
综合集-中国-古代 IV. I212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01481 号

责任编辑: 曹有鹏
 张志红
装帧设计: 陈 新

详说古文真宝大全

(宋)黄坚 选编

熊礼汇 点校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<http://www.hnppp.com>

(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编: 410005)

(营销部电话: 0731-2226732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2007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 730×960 1/16 印张: 20.5

字数: 330000 印数: 1-8000

ISBN 978-7-5438-4908-2

定价: 32.00 元

《古文真宝》的编者、 版本演变及其在 韩国、日本的传播

宋元时期，我国出现过多种文学总集和选本，《古文真宝》（包括《前集》、《后集》）是其中的一种。此书在元、明二代十分流行，上自帝王，下至乡塾师生，都有它的读者。明亡以后，此书便在中国日渐消失，至近、现代更是湮没无闻，踪影难觅。可是，从元代至今，它却在韩国、日本长传不衰，成为古今韩、日学者最早接触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读本。若论宋、元文学选本域外传播代代相续之久远、影响之广泛，当以《古文真宝》为最。今天在中国重新刊行《古文真宝》，对中国古代文学的选本研究和传播、接受史的研究，自有其特殊作用。为方便读者了解《古文真宝》，特于中国刊行韩国版《详说古文真宝大全》（包括《前集》、《后集》）之际，将《古文真宝》的编者，版本演变及其在韩国、日本的传播等情况略介如次。

一、《古文真宝》的编者和版本演变

（一）《古文真宝》的编者

《古文真宝》是一个文学总集。所收作品，从屈原的《离骚》到南宋谢枋得的《菖蒲歌》，代有所录，但绝大多数为唐和北宋的诗、文。几乎从元

初开始，该书就有了改编本。大体一直在日本流传的魁本大字本《古文真宝》最接近原编本，一直在韩国流传的详说大本《古文真宝》为影响最大的改编本。今天讨论《古文真宝》的编者是谁，实际上涉及对原编者和重要改编者的认定问题。

相传该书的原编者是黄坚。但在明代前期，一般学者就不大清楚《古文真宝》的编者是谁了。从现有文献可知，明代前期有两位学者提到《古文真宝》的选编者，但所说并非同一姓名者。一是吴宽（1435—1504）在弘治八年（1495）对孙绪所说“《真宝》永坚黄叔易所选”^①，二是青藜斋在弘治十五年（1502）所说的“永阳黄坚氏所集《古文真宝》二十卷”^②，青藜斋和吴宽说《真宝》编者事，时间仅差七年，而所言差异如此之大，实在令人费解。当今中外学者普遍认可的说法是：黄坚是《古文真宝》的原编者，但对他的了解却非常少，甚至连他是何时何地人都弄不清楚。

在现存数量极少的史料中，明确说明黄坚是《古文真宝》原编者的，只有青藜斋的《重刊〈古文真宝〉跋》。《跋》作于明弘治十五年（1502）十月十日，书于“云中有斐堂”。青藜斋是室号名，室主姓名不详。明人有朱朝瞞室号青藜斋，今存万历年间刻本，《青藜斋集》（诗集）二卷^③。另著有《节宣辑》。朱朝瞞万历三十二年（1604）袭封上洛王，此时距弘治十五年（1502）百年有余，无论他在幼年还是中年、老年袭封，他都不可能是作

① 孙绪《沙溪集》卷十三记载：“绪幼时，先吏部口授《古文真宝》内小诗及诸小词，因问先公：‘《真宝》为谁氏所选？’公笑曰：‘吾亦不知为谁。’自是先公每询诸执友，如东田先生、先师漳南先生、舅氏铜陵先生，皆谢不知。迨绪稍长，读《崇古文诀》，爱其文，其编选者亦止称曰迂斋先生，亦不知为谁。后为吏部属，匏庵吴先生宽为左侍郎，博学多识。暇日，绪因问此二人为谁。匏庵笑曰：‘《真宝》永坚黄叔易所选，迂斋不知也。’余后阅《四明文献录》，见所谓迂斋尝选《文诀》者，为楼昉，吕东莱门人，绍熙四年陈亮榜进士。尝论和议之非，忤奸相贬斥以终，盖亦正人也。”

② 青藜斋《重刊〈古文真宝〉跋》，云，“永阳黄坚氏所集《古文真宝》二十卷，载七国而下诸名家之作，凡二十有七体，三百十有二篇，盖精选也。梓行已久。近日书肆中所传者率多湮蚀，读者患之。予偶得善本，抚巡之暇，略加点校，因命工重刊以便后学。呜呼，三代而上，不可尚已。如此编所载，亦得例谓古文者，以其去古不远，而古文之法程犹在也。自夫趋变愈下，遂使古人常立乎千仞之上，若不可企及者。是果古今人不可同哉。有志于复古者，曷于是而求之。爰书以识岁月云，弘治十五年孟冬上浣日，青藜斋，云中有斐堂书。”

③ 见《禁毁书丛刊》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。

《跋》的青藜斋。又有程一枝（字仲木，号巢父），室号为青藜阁，他是休宁人，诸生，著有《青藜阁草》、《史论》、《汉论》等书。程氏虽为文士，却无青藜斋“抚巡”云中（今大同市）的经历，显然不是《重刊〈古文真宝〉跋》的作者。从《跋》可知，青藜斋不但政治地位较高，而且对《古文真宝》版本做过研究，说“（《古文真宝》）盖精选也。梓行已久。近日书肆中所传者率多湮蚀，读者患之。予偶得善本，抚巡之暇，略加点校，因命工重刊以便后学”。青藜斋既对《古文真宝》由来知之较深，因而他说该书的原编者为“永阳黄坚氏”，是靠得住的。虽然如此，后世学者对“永阳黄坚”的具体籍贯、生活时代和他编辑《古文真宝》的时间却难以确认。

阅读文献可知，除青藜斋《跋》提到黄坚外，《元史·世祖本纪》和清人所撰多种元人著作目录^①，也有关于元人黄坚的记载。而《元史》和清人著作所记黄坚，一为元初黄坚，一为元末黄坚，显然是两个人。《古文真宝》的原编者是否就是两人中的一位，实在很难肯定。

宋濂等撰《元史·世祖本纪》，记“至元二十九年闰六月辛亥”事，云：

左江总管黄坚言其管内黄胜许聚众二万据忠州，“乞调军万人，士兵三千人，命刘国杰讨之，臣愿调军民万人以从”。诏许之。

至元二十九年即公元1292年，离南宋灭亡（1279）才13年。从《元史》所记史事可以看出：“左江总管黄坚”，是一位努力维护新政权的地方军政长官，他并没有在宋末或元初编过《古文真宝》。若《古文真宝》选入南宋遗民、志士谢枋得（1226—1289）的《菖蒲歌》，确为原编者黄坚所为，人们便更难在“左江总管黄坚”和《古文真宝》编者之间画上等号。

清人所撰多种元人著作目录都著录黄坚的《遁世遗言》，众书所录黄坚，实为一人。卢文弨《补辽金元艺文志》、钱大昕《补元史艺文志》于“黄坚《遁世遗言》一卷”后，注谓黄坚“字子贞，丰城人”。黄虞稷《千顷堂书目》更详言黄坚“字子贞，丰城人。明初吏部尚书黄宗载之父”。查《明史》卷一五八，黄宗载一名屋，字厚夫，丰城人。洪武三十年（1397）进士，官至南京吏部尚书。“洪熙九年七月卒于家，年七十九。”洪熙为明仁宗朱高炽的年号，仁宗在位仅有一年（1425），“洪熙九年”当为宣德八年即公元1433年。黄宗载年七十九，生年自为元顺帝至正十四年（1354）。若其父长其20岁或40岁，黄坚都有可能活到至正二十六年（1367）。而郑本在

^① 如金门诏《补三史艺文志》、卢文弨《补辽金元艺文志》、钱大昕《补元史艺文志》以及黄虞稷《千顷堂书目》等。

至正二十六年初夏作《〈古文真宝〉叙》^①，不提编者姓名，仅言“编者之微意”，细道林桢（字以正）校注训解之精，似乎原编者去世甚久。又郑本作叙时，林桢至少已死去六年。郑《叙》说林桢“授徒之暇，阅市而求书，未善者正之，繁者芟之，略者详之，必归于至当而后已”，可见其生前校注训解亦费时多年。而校注之前的情况是：“旧所刊行，率多删略，注释不明，读者憾焉。”而《真宝》的重要改编者陈栎已于元统二年（1334）去世。可见《真宝》此前流行之久，绝不会少于四十年。

即使把《真宝》成书时间定在郑本作序之前三十二年即公元1334年，无论宗载之父大他20岁还是40岁，作为时年1岁或20岁的宗载之父黄坚，似乎都不大可能编出《古文真宝》。另外，黄宗载本为永乐年间（1403—1424）的名臣，在云中担当“抚巡”之责的官员青藜斋，不会不知道黄氏父子的籍贯。可是他在《重刊〈古文真宝〉跋》中明说该书原编者为“永阳黄坚氏”，却不说“丰城黄坚氏”，也很难使人对《真宝》原编者为宗载之父黄坚的说法坚信不疑。又永阳为唐置县名，即今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的前身。《读史方輿纪要·江南滁州》：“来安县，本清流县地，唐景龙中析置永阳县，属滁州，南唐改曰来安。”永阳为滁州来安故地而非洪洲丰城，应是包括青藜斋在内的明代学者的常识，不但青藜斋不可能将丰城说成永阳，明人作注也不可能说永阳“属徐州府”。而今注作“属徐州府”，不排除“徐州”乃“滁州”讹夺之误。“徐州麟峰人”亦当为“滁州麟峰人”。

总之，《古文真宝》的原编者黄坚，既不是元初左江总管黄坚，也不是元末丰城人黄坚，应是滁州来安麟峰人黄坚。其生活时代大约在宋末元初。从郑本对《古文真宝》“编者之微意”的揭示（郑本《古文真宝叙》谓“《真宝》之编，首有劝学之作，终有《出师》、《陈情》二表，岂不欲勉之以勤而诱之以忠孝乎”），《真宝》之编当在宋元之际，或始于宋末而成于元

① 郑本《〈古文真宝〉叙》云：“自六艺不讲，而世之诲小学者，必以语、孟，而次以古文，亦余力学文之意也。《真宝》之编，首有劝学之作，终有《出师》、《陈情》之表，岂不欲勉之以勤，而诱之以忠孝乎。此编者之微意也。惜乎旧所刊行，率多删略，注释不明，读者憾焉。有三山林以正先生者，授徒之暇，阅市而求书，未善者正之，繁者芟之，略者详之，必归于至当而后已。若此书者，撮大意于篇题之下，精明训解于句读之间，非惟使幼学之士得有所资，而挾兔园册党庠术序之间者，亦免钳口之讥矣。予寓书林六年，得一善士而与之友者，必先生之高弟也。来后去先，虽不及会，然观其徒，则可以知其师矣，一日有章余君，语予曰：《古文真宝》，先师用心之勤矣，犹未有以题其首，非缺欤？盍请序之。不获辞，遂述其概，而为之书。至正丙午孟夏，盱江后学，郑本土文序。”

初。

至于《详说古文真宝大全》的改编者是谁，韩国学者都明确指明为陈栎。李滉（1501—1570）即云：“此书出于陈新安之撰。”^① 洪暹亦谓“新安赖有定宇陈……手把规矩出凡例，萃为一书号《真宝》”^②。他们的依据，很可能是《真宝》所选两篇古文的按语。一见于《后集》卷之四《送陆歙州修诗序》，云：

此吾州事，不可不知，兼文字中以此意施之郡守者甚侈，故选之。

然陆侯虽有此除，未几卒于道，不及到也。

陈栎为休宁人，按语称“歙州”（隋代置歙州，治所在休宁）为“吾州”，且谓其《序》中所言乃“吾州事，不可不知”，极合陈栎在家乡设馆选古文教授子弟口吻。二见于《后集》卷之十《太极图说》，云：

今选古文而终之以《太极》、《西铭》二篇。岂无意者？盖文章、道理，实非二致。欲学者由韩、柳、欧、苏词章之文进，而粹之以周、程、张、朱理学之文也。以道理深其渊源，以词章壮其气骨，文于是乎无弊矣。此愚詮次之深意也。……新安陈栎谨书。

按语明言“此愚詮次之深意”，“新安陈栎谨书”，真是言之凿凿，使人不得

① 《增补退溪全书（四）》、《退溪先生言行录》卷五《论科举之弊》，韩国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78年版。

② 洪暹《忍斋先生文集》卷一《以〈古文真宝〉赠明仲弟》诗，云：“大雅不作圣虽远，敢道文章真末艺。或仿典谟意奇古，或能造道语深诣。六义始变湘累骚，贾生才调为之继。斯褒仲统善铺张，卧龙二表忠盖世。伯伦逸少辞放荡，令伯陈情诉晋帝。渊明自述孔移山，勃也奇秀白凌厉。大宝之箴动文皇，漫郎唐颂照湘汭。昌黎后出闯圣域，众鸟啁啾惊鹤唳。文章绳墨柳柳州，乐天平淡杜赋丽。李华有文吊战场，待漏作记分忠嬖。希文两记石笏铭，谏院题名看欲涕。半山读史嘲孟尝，欧阳一一锦绣制。眉山孕灵出三苏，眇视千古人莫俪。太伯善论庠序意，文潜叙事无逮。平生出处陈无己，马才笔倒江河势。文叔能言洛盛衰，濂溪初豁道之弊。程张两子与吕公，学与曾闵论次第。新安赖有定宇陈，生不及朱道具体。却恐文章随世变，后生逐末失根柢。删其冗僻剔其伪，手把规矩出凡例。萃为一书号《真宝》，西山《正宗》意妙契。少小论文思一读，善本曾蒙静老惠。字样满纸璨银钩，匪懈遗迹骇瞻睇。忆昔南迁事仓卒，平时玩好皆为赘。妻携是书泣告我，愿以此为君活计。三年归来卷依然，烂班时见余双涕。风流公子喜为文，从我求此忍颠蹶。我故靳之索不倦，一朝辄赠情非细。问君毕竟何以报，试与之约君其誓。我不欲得君苍色马，又不欲求公紫绒蓑。愿报鏘金戛玉之清篇，使我病眸开昏翳。”

不信。李、洪据此断定陈栎为韩国流行本《详说古文真宝大全》编者，是有道理的。李、洪博学，也许他们于是之外还有证据，可惜难以查知。

如果上引按语确实为陈栎（1252—1334）所作（并非托名）^①，那么《详说古文真宝大全》成书时间就很早了，至迟在元惠宗元统二年（1334）以前。而详说大本是以黄坚原编本为基础改编的，黄坚原编本成书时间就更早。按一般选本不收活人作品的惯例，二书所收作家数谢枋得（1226—1289）在世最晚，这样，二书成书时间自在1290年至1334年这44年之间，黄坚《真宝》则大约成书于1310年前后。

（二）《古文真宝》的版本演变

《古文真宝》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未收，近年来出版的《中国文学大辞典》和《中华大典·文学典》中的《宋辽金元文学分典》、《明清文学分典》亦未收录。台湾学者所编《中文大辞典》列有《古文真宝》条目（标明该

① 陈栎，字寿翁，所居堂曰定宇，学者称其为定宇先生。又栎为休宁县人，休宁隋代为新安郡治所，故学者又称其为陈新安。陈栎生于南宋理宗淳祐十二年（1252），卒于元顺帝元统二年（1334），享年八十三。他十五岁即为童子师，虽试乡闾中选，却不就礼部试。数十年居于万山之间，授徒以终（延祐七年即1320年，曾被明经书院聘为文衡）。陈栎是宋元之际著名的理学家，一生著述不下百余万言。自谓“不敢一毫不祖述乎朱子，又或就其白窠中而发明之”（《上许丞相书》）。其文化修养则取径有二，即所谓“古文壮气骨，性理穷渊微”。对“古文”（指古诗、文）的学习，他是“不屑涉浅流，寻源浩无涯。《风雅》、《骚》、《选》降，唐宋星秋辉。凡诸大家数，一一加诤嚅”（《自吟百七十韵》）。陈栎论诗论文有尚古倾向，故所作之诗朴拙，去抽青媲白而不为，“为文不事雕琢而波涛汗漫，追配古作者”（汪炎昶《定宇先生行状》）。他在《自吟》诗中言及著述之事，谓“《四书》精发明，妙处茧抽丝。……我有《广通略》，《史纂》蒙摘奇。《宋略》摘最多，亦欠如贯珠。此外所编述，盈箱困毛锥。《诗》、《记》皆句释，《记》尤其思摭。《十翼》与四传，二经究麟羲。近撮《六典》要，略如孔孟姬。尝以夜继晷，古文圈点批。杜诗亦写注，凿凿皆有稽。吴某借不还，执以为己私。五子节注评，散落无依稀”。从上述介绍可以看出，陈栎生当宋季元初的经历，他作为理学家和教馆老师的身份，以及“不能一日舍笔耕而食”（《上许丞相书》）的学者生涯，极有可能编出《古文真宝》那样崇尚古风、“参之以濂溪关洛性命之说”、便于教授生徒习诗习文的教本。也许，他所谓“尝以夜继晷，古文圈点批”，即指“詮次”《古文真宝》而言，可惜他自己和他人论及其著述的众多文献，均未明确提到他曾编选《古文真宝》。

书为宋黄坚编)①。王重民先生所撰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列有《诸儒笺解古文真宝二十卷》(美国国会图书馆藏)条目②。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③,翁连溪编校《中国古籍善本总目》④均列有下面三项:1.《魁本大字诸儒笺解古文真宝》前集十卷后集十卷,元黄坚编,元刻本,存十卷,即前集6—10卷,后集1—5卷。2.《诸儒笺解古文真宝》前集十卷后集十卷,元黄坚编,明刻本。3.《诸儒笺解古文真宝》前集十卷后集十卷,元黄坚编,明万历十一年司礼监刻本。⑤其中,现藏于绍兴鲁迅图书馆的元刻本《魁本大字诸儒笺解古文真宝》,应是在中国本土已经发现的刊刻时间最早的版本。如姜赞洙所说:“绍兴图书馆藏《古文真宝》是现有刊刻年代最早的《古文真宝》版本,而且通过其中所发现的‘恒’、‘桓’、‘眶’字缺笔的情况,我们可以推定,其底本很可能是宋刻本或者是离南宋不远的元初刻本。”⑥而现存日本内阁文库的《魁本大字诸儒笺解古文真宝》元刊本残卷也属于绍兴图书馆所藏《古文真宝》版本系统。作为完本,日本南北朝时代(1336—1392)覆刻元刊本的完本,应是《古文真宝》完本现存最早的版本。现在的情况是,不但黄坚原编完本《古文真宝》见不到,就是郑本作《题叙》、林桢校注的《魁本大字诸儒笺解古文真宝》也失传了。关于这一点,日本学者藤堂明保先生在《〈古文真宝〉前言》中有较详细的说明。他说:

原书成书不久,即有附注的版本问世。接着又出现了被称为林桢校订、辑注的版本。元至正二十六年的郑本《叙》有云:“惜乎旧所刊行,率多删略,注释不明,读者憾焉。有三山林以正先生者,授徒之暇,阅

① 《中文大辞典》第6册第35页,台北中国文化研究所印行,1968年版。

② 王重民编撰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集部总集类第443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。

③ 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集部总集类中册第1612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、1998年版。

④ 翁连溪编校《中国古籍善本总目》集部总集第5册第1732页,线装书局2005年版。

⑤ 其中元刻本收藏于绍兴鲁迅图书馆,明刻本收藏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,明万历十一年司礼监刻本收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、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、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、天津图书馆、吉林市图书馆、山东省图书馆、天一阁文物保管所、四川省图书馆。另外,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《古文真宝》,亦为明万历十一年司礼监刻本。

⑥ 姜赞洙《绍兴发现的现存最早的〈古文真宝〉》,《图书馆杂志》2006年第1期第70页。

市而求书，未善者正之，繁者芟之，略者详之，必归于至当而后已。”据此，知流传本有所删除，注释不明，林桢在校订的基础上又曾加以注释。……郑本《叙》为至正二十六年林桢校订、辑注本刊行时所附，但并非说林桢校订、辑注本的刊行于此时始初问世。郑本《叙》所载求《叙》者之言云：“《古文真宝》，先师用心之勤矣，犹未有以题其首，非缺欤？”由此可知林桢校订、辑注本此时已经流行于世。此本即为世人所称的“魁本大字本”，准确而言，当为《魁本大字诸儒笺解古文真宝》。“魁本”即原本，“大字”即谓以大字雕版，“诸儒笺解”谓辑多数学者注释。魁本大字本至正二十六年刊刻的版本，于今不传，现存者为其他（魁本大字本）元刊本残卷及传到日本后于南北朝时期刊刻的覆元刊本。不过，郑本《叙》云：“《真宝》之编，首有劝学之作，终有《出师》、《陈情》之表，岂不欲勉之以勤，而诱之以忠孝乎。此编者之微意也。”原书的体制似乎是卷头置有“劝学文”，卷末置有《出师表》、《陈情表》，至少至正二十六年刊本是此种体制。而现存的魁本大字本却并非是以表结束的版本。但是，如后所述，弘治十五年的青藜斋重刊本却是如此体制。魁本大字本亦有几种。总之，作为完本，日本覆刻的魁本大字本是现存最早的版本。在此意义上可说最近黄坚编的原书。^①

藤堂先生说“魁本即原本”，说《古文真宝》魁本大字本有好几种版本，郑本作《叙》、林桢校订本，只是其中的一种，而且林桢校订本在郑本作《叙》之前已经流行有年，都很有道理。但说“原书成书不久，即有附注的版本问世”，值得商榷。藤堂先生的话，实际上涉及对黄坚所编原书体例的认识问题。他认为黄坚编《真宝》仅仅选录诗、文原文而已，并未作注，更未辑注，“附注”是别的学者作的。

其实，藤堂先生只注意到了黄坚《真宝》编辑体例的一种可能性，还有一种可能性是黄坚选编《真宝》既选原文，又辑诸儒评注，而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。因为南宋以降，选原文而兼作评注，几乎成为学者编总集、选本的通用做法。如吕祖谦编《古文关键》，楼昉编《崇古文诀》，真德秀编《文章正宗》，王霆震编《古文集成前集》，汤汉编《妙绝古今》，谢枋得编《文章轨范》，周英龙编《文髓》，都是既录原文（有诗、文合选者），又作评释。而且像楼昉评注乃“因其师说，推阐加密”^②，真德秀的评释多采用程、朱语录，王霆震设“诸儒评点”多取用吕、楼评语，谢枋得所作评释颇多已

^① 佐藤保、和泉新译《古文真宝》第11~13页，日本学习研究社1984年版。

^② 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一百八十七《崇古文诀》。

见，不少评语亦出自吕、楼。就是元初程端礼（1271—1345）编《昌黎文式》，也是“因叠山（谢枋得表字叠山）法批点”^①。真德秀《文章正宗》所选韩文，评释不乏前人见解。总之，宋、元间学者所编文学总集、选本，集作品、辑评为一体者甚多。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学者们编总集、选本的目的实用性较强，除少数人着意借助选本提倡一种文化精神、指引一种思想导向或弘扬一种艺术传统外，多数是为了帮助初学者领略诗、文之妙，为他们提供写作范本，有的实际上是为蒙馆提供教材。像书名《古文关键》、《崇古文诀》、《文章轨范》、《文髓》、《昌黎文式》，编者示人文章做法的用心就十分明显。《古文真宝》以“真宝”命名，固然受到前代《文苑英华》、《唐文粹》、《妙绝古今》一类书名的启发，也是编者有意借它说明该书作为教材的权威性。清初吴乘权、吴大职叔侄俩编《古文观止》做蒙馆教材，所用书名即袭用“古文真宝”之意而变易其辞。所作评语亦杂取前代“诸儒笺解”而用之（只是不像《古文真宝》明说何人所言）。《古文真宝》本为蒙学读本，黄坚编辑其书与他前后编教材者采用同一体例（即既选原文，又辑诸儒评语），是完全可能的。

如果黄坚始编《真宝》是选篇、辑评兼顾，那么郑本《叙》中所说“旧所刊行，率多删略，注释不明”云云，便是黄坚原编本评注部分在流传过程中被后人“处理”的结果。事实上，黄坚《真宝》问世以后，就不断被后人加工处理，林桢的校注训解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。他们的加工处理，不单涉及评注，还包括对作品的增删，故藤堂先生说“魁本大字本亦有几种”。突出的例子是，明代青藜斋弘治十五年重刊本《后集》，原文编排顺序就与郑本作《叙》、林桢校注本同，而《前集》与今存日本的魁本大字本之刊本异。青藜斋的重刊本，“（原书）二十卷，载七国而下诸名家之作，凡二十有七体，三百十有二篇”。注谓“前集有二百四十五篇，后集有六十七篇也，合三百十二篇。弘治本前集与魁本有异，已有十体，后集与魁本全同，而十七体也”^②。青藜斋重刊本到明末仍在流行。日本榭原玄辅（1656—1701）《〈古文真宝谚解大成〉记》云：

近年所见一本，为永阳麟峰黄坚编集、张天启释文。此本皇明弘治年中云中青藜斋书跋，卷首载神宗皇帝所制之序。编次亦与世间所行本小异，诸赋载后集卷首，《出师》、《陈情》二表载后集卷尾，注释亦往往有异同。^③

① 程端礼《昌黎文式序》。《昌黎文式》卷首，转引自吴文治《韩愈资料汇编》第二册第647页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。

② 青藜斋《重刊古文真宝跋》。

③ 引自藤堂明保《〈古文真宝〉前言》。

榭原所见张天启注释本，虽然卷首有明神宗的序，但用的仍是青藜斋重刊本版本，而不是神宗加工、处理过的版本。神宗加工、处理过的本子，是明司礼监刻本（所谓经厂本）。名曰《诸儒笺解古文真宝》。此本《前集》出版于万历九年（1581），《后集》出版于万历十一年。《前集》卷首载有青藜斋的《跋》，《后集》附有神宗所制序、跋。所制序谓“朕每退居清燕，游意篇章，于《古文真宝》一编，时加披阅。旧本凡三百十有二篇，今益以三十五篇，重校梓以便观览焉”。由于司礼监本在青藜斋重刊本基础上增加篇目和相应的评注文字，其版本面目自与从前流行的多种魁本大字本不同。

除司礼监本以外，明代还有多种对《真宝》原编本加工处理的本子，今日尚存或能知其名者^①，一有景泰（1450—1456）初年由宋伯贞音释，刘剡校正的《详说古文真宝大全》，此书在诸种版本中收录原文最多，为373篇，其中《后集》收录古文达130篇之多，且编次改按文体排列为按作品写作时间顺序排列。二有万历元年（1573）由张瑞图校释、刘龙田刻印的《新锲台阁校正注释古文大全》（八卷）^②。三有万历三十六年（1608）由叶向高（1559—1627）校、郑世容刻印的《京版新增注释古文大全》（前集十卷、后集十卷）。四有万历三十六年由郑云林刻印的《〈京版新增注释古文大全〉后集》（此本或即郑世容刻本之一部分）。五有万历年间由余文台刻印的《〈评林注释要删古文大全〉后集》（十一卷，卷十一为新增之卷，收各类遗佚之文）。从上述书名可知，元、明二代，《古文真宝》不但版本众多，而且彼此差别很大。越到后来，新本与原编本距离越远。这自然是后来者不断促使《古文真宝》适合时代需要的结果。同时也说明原编本有长处，也有不足处。大概在明代，《真宝》的流传就出现了诗、文选本分离的倾向（选文的

① 关于明代《古文真宝》版本，《天禄琳琅书目》卷十，《诸儒笺解古文真宝》解题云：“《诸儒笺解古文真宝》，一函四册。黄坚辑，五卷。前明神宗序，后明孝宗跋，又一跋不著姓氏。黄坚不知为何时人。观孝宗跋语已有命工梓之之文，神宗作序又称旧本凡三百十有二篇，今益三十五篇，刻久漫漶因重授梓云云，是明时内府此书固有二板矣。其不著姓氏之跋，则称永阳黄坚氏所集《古文真宝》二十卷，梓行已久。率多湮蚀，偶得善本，命工重刊云云。跋后题为弘治十五年青藜斋寓云中有斐堂书。观此则内版之外复有二刻。其刻于云中者，与孝宗朝内版同出一时，皆为重梓，而神宗所刊最居其后，系合孝宗、云中两刻而并校之，故皆载其跋也。至云中之跋称二十卷与此五卷之数不符，盖由重刊时省并之故。第书中注释词意浅陋，似非名人所作。”

② 见沈津著《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》，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。

《后集》流传最广，以致只刻《后集》不出选诗的《前集》）。明末清初，诗文合选的《真宝》日渐淡出，乃至消失，终为专选诗或文的读本（如《唐诗三百首》、《古文观止》等）所取代。出奇的是，它从14世纪中叶先后传入韩国、日本后，一直在两国盛行不衰，直到今天，仍是韩、日学者家传户诵的汉文读本。

二、《古文真宝》在韩国和日本的传播

《古文真本》从元末就传入韩国，直到今天，仍是书店常见的汉文典籍。关于《真宝》在韩国的传播历史，韩国学者朴三洙先生在《试论韩国版〈古文真宝〉》中作过介绍。他说：

《真宝》之传入韩国，据高丽末田禄生（1318—1375）《桮隐遗稿》及其所附录的朝鲜姜淮仲《〈善本大字诸儒笺解古文真宝〉志》所载^①，14世纪中后叶田禄生曾赴华购来《真宝》，始增删而后首刊于合浦，继而朝鲜世宗二年（1420），田艺加以“补注明释”，改名为《善本大字诸儒笺解古文真宝》，重刊田氏合浦本于沃川。而不幸此早期二本均已失传，恨无从得知真相。又据《桮隐遗稿》附录金宗直（1431—1492）

^① 姜淮仲《〈善本大字诸儒笺解古文真宝〉志》云：“此编所载诗文，先儒精选古雅，表而出之，承学之士，所当矜式也。前朝时，桮隐田先生禄生出镇合浦，董戎之暇，募工刊行。由是，皆知是编有益于学者。然其本岁久板昏，且无注解，观者病焉。岁在己亥，予承乏观察忠清。越明年，公州教授田艺出示此本，有补注明释锴然于心目，因囑沃川守李护，监督重刊，未数月而告毕。於戏，岂非斯文之一幸哉！今以二本讎校，则旧本颇有桮隐先生所删所增，故与今本中间微有小异耳。愚于此论辩，并谗诸后学云。时永乐龙集庚子孟冬下浣，嘉靖大夫忠清道都观察黜陟使，晋阳姜淮仲谨志。”（田禄生，《桮隐先生逸稿》卷之四，附录·遗事）

《〈详说古文真宝大全〉跋》^①，明景泰（1450—1456）初，翰林侍读“倪先生”将“今本”赠来，朝鲜成宗三年（1472），督牧使柳公良、判官崔侯荣刊刻，名为《详说古文真宝大全》。此后，《真宝》盛行朝鲜一代，为初学及文人学者必读的课本。即所谓“家储而人诵，竞为之，则盛朝之文章法度，可以凌晋、唐、宋，而媲美周、汉矣”。^②

又藤堂明保先生在《〈古文真宝〉前言》中介绍《详说古文真宝大全》，说：《详说古文真宝大全》（前集十二卷，后集十卷），明宋伯贞音释，明刘剡校正。朝鲜隆庆元年（1567）铜活字印本。

此本系朝鲜翻刻的所谓朝鲜本。内阁文库所藏的版本写有隆庆元年六月内赐记，故可以认为大致是此年刊行的铜活字印本。每半页十行，每行十七字。前集卷一之首分三行题记曰：“前进士宋伯贞音释、后学刘剡校正，东阳进德詹氏刊行。”是本或即完全依据底本翻刻。也就是说，翻刻所用的底本为明东阳（今浙江省东阳县）詹进德刊本。题记言及的三人情况均不详。是本在诸本中收录篇数最多，为373篇，前集卷七以前仍残留魁本大字本的形影，而后集则一改编次，按照作品写作年代顺序排列。

《古文真宝》在朝鲜也颇有读者，朝鲜本中属于这一系统的尚有：

① 金宗直《〈详说古文真宝大全〉跋》云：“诗以三百篇为祖，文以两汉为宗，声律、偶俪兴而文章病焉。梁萧统以来，类编诸家者多矣，率皆夸富斗博。咸池之与激楚，墨洗之与康瓠，隋珠之与鱼目，俱收并摭，不厌其繁。文章之病，不暇论也。惟《真宝》一书不然。其采辑颇得真西山《正宗》之遗法，往往齿以近体之文，亦不过三数篇。不能亏损其立义之万一。前后三经人手。自流入东土，埜隐田先生首刊于合浦，厥后继刊于管城，二本互有增减。景泰初，翰林侍读倪先生将今本以遗我东方，其诗若文，视旧倍颀，号为大全。汉、晋、唐、宋奇闲俊越之作，荟萃于是。而骈四俪六、排比声律者，虽雕绘如锦绣、豪壮如鼓吹，亦有所不取。又且参之以濂溪关洛性命之说，使后之学为文章者，知有所根柢焉。呜呼！此其所以为真宝也欤。然而此书不能盛行于世，盖铸字随印随坏，非如板本一完之后，可恣意以印也。前监司李相公恕长尝慨于兹，以传家一帙，嘱之晋阳。今监司吴相公伯昌继督，牧使柳公良，判官崔侯荣，敬承二相之志，力调工费，未期月而讫功。将见是书之流布三韩，如菽粟布帛焉。家储而人诵，竞为之，则盛朝之文章法度，可以凌晋、唐、宋，而媲美周、汉矣。夫如是，则数君子规画锲梓之功，为如何也。成化八年壬辰四月上浣，奉正大夫行咸阳郡守、晋州镇兵马同金节制使金宗直谨跋。”

② 《昭明文选与中国传统文化》第598页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。

隆庆三年(1569)兴阳县刊本、万历四十年(1612)跋刊本、嘉庆八年(1802)刊本。^①

根据这两位韩、日学者的介绍,可知由中国传入韩国的《古文真宝》主要有两种:一是高丽学者田禄生赴华购入的本子,二是明代景泰初年由翰林侍读“倪先生”赠给韩国学者的本子。前者是否为郑本作叙、林楨校订、刊于元代至正年间的本子,抑或为其他面目的元刊本,难以判断。后者选篇数目激增,尤其是《后集》所收文章几乎是前者的两倍,所谓“其诗若文,视旧倍娴”^②。显然不是黄坚的原编本,也不是弘治年间青藜斋的重刊本,更不是经明神宗增补的司礼监刻本,而是韩国学者所认定的陈栌改编本。前一版本的《古文真宝》在韩国大约流行半个世纪以后,就为后一版本的《真宝》所代替。藤堂明保说的朝鲜隆庆元年(1567)铜活字印本、隆庆三年(1569)兴阳县刊本、万历四十年(1612)跋刊本、嘉庆八年(1802)刊本,以及朴三洙说的“约于19世纪初”刊行的《详说古文真宝大全谚解》(或即为嘉庆八年即1802年刊本),它们赖以翻刻的底本,就都是明代景泰初年翰林侍读“倪先生”赠给韩国学者(由陈栌改编)的本子。据李朝朝鲜姜淮仲《〈善本大字诸儒笺解古文真宝〉志》记载,田禄生是使《古文真宝》传入韩国、并在韩国大力传播该书的第一人。从他的“增删而后首刊于合浦”,和朝鲜世宗三年(1420)田艺加以“补注明释”,改名为《善本大字诸儒笺解古文真宝》,重刊田氏合浦本于沃川,可知韩国前辈学者在传播《古文真宝》过程中,和中国元、明学者一样,对《古文真宝》也有过加工处理。但加工处理的范围多集中在对诗、文的注解上,而且为求“锴然于心目”^③,有愈注愈详的趋向。如朴三洙说的:“随着重复刊行,所加训解注释越增越多,现存韩国版已具较详注解,此显然大有助于读、学者领悟诗文之妙。”^④

《古文真宝》是在中韩文化(包括文学)交流十分活跃的时期传入韩国的,传入韩国以后,它又成了韩国学者吸纳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渠道,和培植韩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帮手,因而长期受到韩国学者的重视。除充分体现中国古代人文精神和生动显现其魅力外,《真宝》得以在韩国长久、广泛地传播,还与韩国学者在接受过程中特有的期待视野有关。其期待视野大致限制在以下四个方面:

一是从中学习汉语言文学的基本知识,将其作为启蒙读物或直接作为蒙

① 原文见佐藤保、和泉新译《古文真宝》第22~23页,日本学习研究社1984年版。

② 金宗直《〈详说古文真宝〉跋》。

③ 姜淮仲《〈善本大字诸儒笺解古文真宝〉志》。

④ 朴三洙《试论韩国版古文真宝》。

馆教材。

二是学者借它讲学论文，一则借以传授汉文写作之道，二则借以阐发思想观点。如李朝朝鲜著名理学家李滉（字退溪）、曹植（字南冥）都曾给弟子讲授《真宝》。而涉及义理观念时，则自有主张。据文献记载，“（李滉）先生授《古文》前集，必遗真宗《劝学文》，曰：此书出于陈新安之撰，何以首此？古人劝学之规，本不如是。何用取利欲之说，以勉人乎？”^①

三是从审美角度鉴赏集中所选诗文之妙，这从田艺等韩国学者对《真宝》的评点、训解、“补注明释”就可看出。

四是从提高汉文写作水平的角度，学习《真宝》所选诗文的创作艺术（包括艺术精神、艺术风格、诗文法度和艺术技巧）。姜淮仲就说：“此编（指《古文真宝》）所载诗文，先儒精选古雅，表而出之，承学之士所当矜式也。”^②金宗直也一再说：“汉、晋、唐、宋寄闲俊越之作，荟萃于是，……使后之学为文章者知有所根柢焉。呜呼！此其所以为真宝也欤！”“家储而人诵，竞为之，则盛朝之文章法度，可以凌晋、唐、宋，而媲美周、汉矣。”^③曹南冥告诉人如何克服文章毛病，则说：“君之为文，岂类俳优也，但文理不续，语不成辞，人且吹，余谓聋者之《咸》、《韶》。请取《真宝》文后集，一二年业之，要夺其胎以换其骨，毋使老夫作为羊公之见，而使君作为羊公之鹤也。”^④成文浚则自谓：“余生始龀，读《古文真宝前集》，兼看《唐音》，学作诗，先辈往往称之。朴守庵、李栗谷两先生见，谓有真趣古意，力学则可以成章。心窃自负。”^⑤金时习甚至作诗说：“世间珠璧漫相争，用尽终无一个赢。此《宝》若能藏空洞，满腔浑是玉玢琤。”^⑥至于现当代韩国学者接受《真宝》的期待视野，较之古代韩国学者自有很大区别，但在视《真宝》所收诗文为中国古代文学之精品，从中了解汉语文学之基本知识和领略其文学美方面，应与前辈学者相同。

关于《古文真宝》在日本的传播情况，藤堂明保先生在《〈古文真宝〉前言》中有颇具权威性的介绍。他说：

《古文真宝》（为元版魁本大字本）在室町时代（1338—1573）传

① 《增补退溪全书（四）》、《退溪先生言行录》卷五《论科举之弊》，韩国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78年版。

② 姜淮仲《〈善本大字诸儒笺解古文真宝〉志》。

③ 金宗直《〈详说古文真宝大全〉跋》。

④ 曹植《南冥集》（四种）壬戌本卷三《与柳海龙》，韩国南冥学研究院出版部2000年版。

⑤ 成文浚《沧浪先生诗集》卷一《序》。

⑥ 金时习《梅月堂诗集》卷九《游关西录·得古文真宝》。